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第十五回 孟觀察倒霉逢潑婦 張夫人仗義奪孤兒

且說宣蘭生明曉得女兒的名氣不好，恐怕沒人肯要，所以許著和女婿捐一個道台，又許他重重的陪送。無奈這位宣大小姐的名聲，實在太壞了，竟是出名的母老虎、雌夜叉，雖敢去招惹著她，自尋苦吃？剛剛的這位孟觀察，在奉天搬了過來，這些事情，一些影兒也不曉得。見媒人來和他做媒，說的就是鐵路大臣的女兒，他正是有心依附，聽見宣蘭生肯把女兒許他，喜出望外，並不推辭，一口就答應了，還說了許多高攀仰附的活兒。宣蘭生聽見孟少英竟肯娶他的女兒，也自歡喜。這邊的孟少英下過了聘，就急急的選了吉期迎娶。一邊急於要娶，一邊也急於要嫁。一個是兒良急色，風催海上之槎；一個是鳳女顛狂，水泛桃源之洞。孟少英要娶緊緊的，把宣小姐娶了過來。那些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，履鞋縱橫，冠裳雜沓的熱鬧，也不必去提它。只說孟少英人散之後，走進新房，細細的打量這位宣小姐，只見他眉柳籠翠，檀口含丹，體態風騷，丰神流動。

孟少英見了，甚是歡喜。這一夜，正是新打上的恩愛，也不知有多少的深情密意，海誓山盟，在下也說它不荊孟少英娶了這位夫人，不消說是心滿意足到十分的了。宣小姐初到孟家，不免也要略略的收斂些兒。更兼孟少英甚是愛她，千依百順，要一奉十的，一時也發不出什麼脾氣來。孟少英娶宣蘭生的女兒，本來是個續弦，前室留了兩個兒子下來，一個六歲，一個只有四歲。宣小姐看著這兩個孩子，就如眼釘肉刺一般，非但不肯去照管他們，連正眼兒也不去看他一看。有一天孟少英出去赴席，回來得遲了些兒，宣小姐便要發作，又看著孟少英朝他滿面陪笑，一時翻不轉臉來，只得罷了。隔了一夜，宣小姐早上起來，正在梳頭，剛剛的兩個孩子走了進來。四五歲的孩子，那裡懂得什麼規矩？走進來的時候，沒有叫應她。宣小姐借著這個名目，登時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怪不得你家上下的人，都不把我放在眼裡，連你們這兩個小奴才，都欺負起我來。這還了得麼？」說著，把梳妝台上的一個玻璃肥皂缸，對著那兩個小孩子，兜頭擲去。只聽得豁啣一聲，落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

幸而還沒有打著。兩個孩子，已嚇得渾身亂抖，啼哭起來。宣小姐愈加發怒，披著頭髮，跳起身來，搶了一根門鬥，揪著兩個孩子的衣服，不分上下，亂打一頓。打完了還喝叫他們跪在地上，不准起來。

看官，你道宣小姐嫁到孟家，孟少英待他甚好，這兩個孩子，又和他沒有什麼冤仇，為什麼要這般的毒打？原來宣小姐在家裡頭的時候，沒有人去管他，一天到晚，都和一班家人小子們鬼混，說說笑笑的，頑作一團。現在嫁了過來，雖然不怕孟少英管她，似乎總要裝些新婦的體統。更兼孟家的家人，都是規規矩矩的，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事兒，見了新太太誰敢和她說笑？宣小姐悶了半月有餘，施展不得，心上著實懊悶，又說不出來，所以借著些小事，趁勢並在一起，發作起來，好趁此制服了孟少英，叫他不敢管她的閒事。

裡頭正在嚷鬧，孟少英聽得宣小姐動氣，連忙趕進來勸解，被宣小姐兜頭一頓痛罵道：「你也幫著他們來欺負我麼？我既然嫁到你家，就是你家的內主。小孩子不知規矩，見了我叫都不叫一聲，我略略的管教管教，又有你這樣的糊塗蟲，趕進來幫著他們！孩子們正在年輕，不管教管他，難道憑著他的性兒，將來年紀大了，由他飛上天去麼？」這一下虎勢，就把孟少英嚇得不敢開口，默默無言。宣小姐見孟少英這樣，越發心中得計。又把孟少英數頭數腳的，罵了多時。罵得孟少英一口氣也不敢出，方肯罷了。

自此之後，宣小姐看準了孟少英是個膿包，便把在娘家的那些故態，一齊發作出來。孟少英有時勸他，就是一場臭罵。

天天改了男裝，坐了車子，各處亂逛。她自己便是這般放蕩，卻又把個孟少英拘束得緊緊的，不肯一步放鬆。有時孟少英在外面應酬，回來得遲了些兒，便要尋事吵鬧。又千方百計的，打聽跟出去的家人。一班家人，曉得這位孟觀察，是個懼內的都頭，那敢不說？有一天，孟少英看中了五風班內一個掌班的姑娘，叫做銀蘭，要在那家擺飯，卻又不敢給宣小姐曉得，便在她面前扯了一個謊，說有公事要出去會商，偷偷的溜到五鳳班去。誰知這位宣小姐，見他說話之間，神色有些不定，料想他定是謊話。當面不說破他，暗暗的差了兩個家人，跟在後邊，打聽得明明白白。這兩個家人，本來只怕太太，不怕老爺。走了回來，便一五一十的，告訴宣小姐，如此如此，現在五鳳班擺飯請客。

列公且祝上海蘇州，堂子裡頭的規矩，只有擺酒，設有擺飯。為什麼京城裡頭，要說擺飯呢？要曉得京城裡頭的規矩，和蘇州上海不同。堂子裡頭，擺酒是擺酒，擺飯是擺飯，不能混在一起的。擺酒是只有八個果碟，沒有熱炒大碗，不過一個擺酒的名目兒。客人們到了堂子裡頭，初攀相好的時候，一定要擺一台酒，就如蘇州的堂唱一般，卻只要破費三兩銀子。若要擺起飯來，方才和上海的擺酒一般，不過價錢大些，差不多要花到三四十兩銀子。這是南北不同之處。不要說京城裡頭的規矩，和蘇州上海大相懸絕，就是天津侯家後的窯子，不過隔著京城二百多里路，已經格局不同。天津的窯子，一向分為南北兩班。南班是南邊妓女，大約是揚州人居多，間或有一兩個蘇州人，卻是十分難得。南班的規矩，差不多有些相像上海的規模，但也有些異同之處。上海堂子裡頭，客人們來打茶圍，是不名一錢的。天津卻是不能。每打一次茶圍，就要破費一塊錢。那怕你再熟些的客人，今天一天工夫，去走上十趟，便要連出十塊錢。客人進來的時候，也有兩個盆子，卻不是上海的乾濕，只是兩碟黑白瓜子，也不叫裝乾濕，叫做上碟子。吃酒叫局的錢，可以欠得。惟有這個茶圍洋錢，卻要現錢開銷，不能拖欠。吃一台酒，卻要十七塊錢。住夜客人，不出下腳，只要出六塊錢的夜廂。叫一個局，卻要足足的五塊錢。但叫局的格式，又比上海不同。客人們叫了信人的局，信人們來了，坐了一回，或者有人轉局，便向客人告假。去了一會，仍又回來。

略坐一會，再告一個假，去了再來。盡有叫一個局，來來去去，連告三五次假的，不算什麼希奇。北班裡頭都是些天津土妓，規矩也和南班差不多。但打一個茶圍，要兩塊錢。若要聽她們的曲子，她們每人手中，都有一把白紙扇子，上面寫著一出出的戲曲，二簧幫子，西皮青衫，寫得明明白白，聽憑客人們點她什麼。客人們點了她的戲，便叫進三兩個烏師，胡琴的胡琴，板鼓的板鼓，小鑼的小鑼，一齊坐在門外。那唱曲的信人，便走到門口，立在簾子裡頭，背著臉兒，曼聲嬌唱。憑著客人叫她坐下，她無論如何，總不肯坐，說是她們的規矩，向來不准坐的，差不多還有些古時舞衫歌扇的遺風。不過北邊妓女，體態生硬，眉目之間，總覺得有些殺氣，比不上南邊人的體格妖嬈，丰姿旖旎。所以在下三年之前，在天津游幕的時候，遊戲三味的作了一篇津門南榜，取了二十幾個南邊妓女，所有天津土妓，一概的擯棄不收。就是為了這件事情，在下被他們一班北班裡頭的信人，不知罵了多多少少。

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宣小姐曉得子這個信息，不覺心中大怒，便想要趕到五鳳班去，和他拼命。換了衣服，把面上的脂粉，一齊洗去。卸了釵環，仍舊改了男裝，居然顧影翩翩，竟是一個烏衣子弟。當下宣小姐改扮停當，含著一腔怒氣，把孟少英長用的一把解手小刀放在身上。也不要家人們跟去，迤自坐著車子，趕到五鳳班來。班子裡人，見了宣小姐這般打扮，只認做是個嫖客。見她一進門來，便問姓孟的在那裡擺酒，又認是孟少英請的客人，再也想不到她竟是孟少英的太太。當下一個龜奴，在前引路，把宣小姐一直引到銀蘭房間裡來。這位孟觀察正把銀蘭抱著，坐在膝上，一面又和別人說話。忽然見門簾一啟，走進一個美少年來。孟少英模糊兩眼，辨認不清，只道又有客人來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宣小姐走進門簾，一眼早看見了孟少英，擁著一個削肩細腰，朱唇寶靨的信人，坐在身上，那樣兒甚是親熱。宣小姐見於，不由得醋氣攻心，怒容滿面，蛾眉倒插，星眼斜睨，高聲喝道：「你瞞著我在外邊做得好事，還說有什麼公事，公事是這樣辦的嗎？」

孟少英起先還不認得她是個什麼人，及至聽了她的口音，方曉得竟是自家的妻子。這一驚卻也非同小可，一時手忙腳亂的，推開了銀蘭，想要立起身來。宣小姐見他這樣，更覺滿心火起，那裡忍耐得住，一回手在裡衣內拔出那解手刀來。因見人多擁擠，難以上前，便把解手刀對著孟少英和銀蘭身上擲去。孟少英不及提防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已見那把亮汪汪的解手刀，對著自家的面上，

直飛過來。只把個孟少英嚇得魂不附體，急急的把頭一低，總算還好，刀鋒在額角邊擦過，沒有受著重傷。只把孟少英額上，划了一道一寸多長的口子。一時間鮮血直流。

此時孟少英不及說話，從人叢中跳出身來，迳往牀後一溜，抱頭鼠竄而逃。原來牀後另有一個小門，孟少英迳自一溜煙的從門內溜出去了。這裡一班客人，多不認得宣小姐，大家都呆呆的看她。後來見她動手行兇，一齊發起喊來，都說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，青天白日的，竟敢拔刀行兇？可是不怕王法的麼？」眾人一面說著，一面又招呼班子裡人進來，說把她拿住，不要放她走了。好個宣小姐，不慌不忙，看著他們微微冷笑道：「你們想是瞎了眼睛，人也不認得。你曉得我是個什麼樣人？難道和姓孟的沒有一些干涉，便無緣無故的來尋著他麼？只我便是姓孟的正室，因為他瞞著我在外面荒唐，今天特地要趕來，和他拼命，不想仍舊被他跑了，總算便宜了他。你們瞎鬧的什麼？」

眾人先前原是一腔怒氣，只認她是個混混，有心來尋孟少英的事，想要把她拿住，送到兵馬司問罪。及至聽她自家說出，就是孟少英的夫人，大家呆了一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仔細將宣小姐打量一回，果然見他綠鬢拖雲，蛾眉畫月，真是個女子的樣兒。大家都把那起先的一團怒氣，不知到那裡去了，一個個啞口無言，慢慢的一齊退了出去。宣小姐見他們都訕訕的走了出去，冷笑兩聲，便回過身來，要和銀蘭尋事，誰知銀蘭膽小怕事，見了方才這般聲勢，早嚇得不知躲到那裡去了。有分教：卻扇回燈之夜，辜負春宵；金迷紙醉之天，忽驚獅吼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